



吉川英治作品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源頼朝

幕府将军



[日]

吉川英治

著

陈明钰
译

源

幕府将军

賴

朝



[日] 吉川英治 著 陈明钰 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代序 幕府将军源赖朝的一生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者 林水福

1147年源赖朝诞生，为义朝第三子。唯母为义朝正室，因此被立为嫡子，为清和源氏嫡流。十三岁随父出战，可惜这次“初阵”未能获胜。父义朝为平清盛所败，主从二十余人逃往东国，赖朝亦在其中，于雪中被捕，理当问斩，得池禅尼挽救，幸免死罪，被流放到伊豆国的蛭小岛。在伊东佑亲、北条时政的监视下，度过青年时期。赖朝在这里深受当地武士爱戴，势力逐渐扩张。

治承四年（1180年）响应以仁王追讨平氏的令旨，起兵。当时，赖朝所率的军队不过三百骑，背后又有伊东佑亲逼近，在石桥山一带被平氏军队打败。赖朝历经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逃到安房国。获安房、上总、下总三国地方武士的支持后，赖朝的军队迅速扩大到二万七千骑，接着又收编南关东一带有力的武士，十月六日，率军入相模国镰仓，这时距离他逃到安房地方仅月余时光。

当时响应以仁王令旨起兵的，除源赖朝之外，还有甲斐源氏一族及木曾地方的源义仲，彼此共同目标是打倒平氏，但也存在着随时都有可能自相残杀的危机，所以，就反平氏阵营而言，三方并无统一的指挥中心。

十月十八日晚，赖朝抵达骏河的黄濑川，与武田信义为首的甲斐源氏会合，准备迎击平氏军队。平氏原以为甲斐源氏一族站在己方，哪知其竟与赖朝合作，最后平氏统帅平维盛亦接受部下建议撤兵。十九日夜，富士沼泽水鸟群飞起，平氏军队以为大军来袭，产生大混乱，最后只有平维盛率十余骑回京，可谓狼狈不堪。源赖朝本来有意挥军直捣京都，但经千叶常胤、三浦义澄、上总广常诸将劝谏，最后作罢。派安田义定守远江国，于骏河国置武田信义，而赖朝本身仍率兵回镰仓。在黄濑川与从奥州平泉赶来的异母弟九郎义经首次会面，兄弟相拥而泣。

赖朝于十月二十三日回镰仓，旋即准备讨伐佐竹，二十七日从镰仓出发，十一月四日抵常陆国府，遣上总广常计诱佐竹义秀，杀之。看到赖朝势力强大，叔父志田义广、源十郎行家等都来归顺。

赖朝以镰仓为根据地，设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在关东武士中取得支配性地位。之后，又从东海道往西方扩大势力范围。寿永二年（1183年）后白河天皇颁旨，承认赖朝的东国支配权，至此，其成为合法的地方政府。

随着势力的扩大，赖朝与异母弟义经之间出现了裂痕。他让义经留滞京都，代表自己与京都的朝廷交涉，统率京都军政大权。但是，义经与法皇（法皇，全称太上法皇，是日本历史上的太上天皇出家遁入佛门后的称号。——译者注，下同）及身边之人接触机会日多，且法皇也有意笼络义经以对付赖朝。当时任官需由赖朝推荐，但义经却直接由法皇任命为检非违使、左卫门尉，特许上殿，因此刺激到赖朝，再加上叔父行家唆使义经，终于使两人演变成对立状态。后来，在义经及行家强烈要求之下，法皇颁布“追讨赖朝宣旨”。赖朝挥兵攻打京都，义经战败，行踪不明，后被得知逃到奥州，依靠藤原泰衡，赖朝迫泰衡讨伐义经，取首级送镰仓，但最后藤原一族仍然难逃被灭亡的命运。

1189年9月，赖朝事实上已控制整个日本。

建久三年（1193年）七月，赖朝受封为征夷大将军，镰仓幕府于焉正式成立。数年后，赖朝辞征夷大将军职，但不减其威权。建久五年赖朝第二次上京都，与亲镰仓派、反镰仓派及亲法皇派之间都有所接触，政权得以安定下来。

镰仓幕府内部，由赖朝独裁，而支撑着赖朝独裁的有两大支柱：其一是赖朝身为武家之栋梁地位，与在地武士之间存在着主从关系；另一是正式的政治机关与京都出身的官僚层，这一方面与赖朝之间并无主从关系。两者存在着矛盾与对立，也种下两代将军被幽禁修善寺，最后被谋杀的悲剧。

源赖朝的个性冷酷、多疑，或许这是许多独裁者共通的地方，但是肃清异母弟义经之后，连一向支持自己的盟友九条兼实也不放过，就令人不解。“狡兔死，走狗烹”，为独裁者卖命，大概没几个人有好下场的！

1199年正月，赖朝猝死，结束了曲折多变的一生。

源 賴 朝

幕

府

將

軍

浴火之卷◎

千丈雪

“佐少爷!”

“佐少爷……”

“喂……”

狂风乱雪将大地笼罩在一片苍茫中，主从七骑突然停下脚步，异口同声地呼唤着，并且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寻找佐少爷的身影。

“没看到!”

“找不到!”

“我记得黄昏时分靠近筱原堤时，他明明还在的!”

一对对充满失望的眼睛，茫然注视着银白的大地。

“莫非落入敌人手中?”

心里怀着相同的忧虑，任由不断飘落的白雪堆积在眉毛、睫毛、头盔的系带以及鞍座上，几乎在同一瞬间，七人悄无声息地将马首聚拢。

时值平治元年（1159年）十二月。从昨天二十七日早上起，京都发生的动乱，很快就传到了近江地区。从远处的四明岳和逢坂山，终日都看得见袅袅上升的黑烟，可见这次的大战必定比四年前“保元之乱”更激烈，湖畔的驿路和客栈里，各种传说纷纭不断。

六波罗殿下（平清盛）有令，一旦发现源氏同党，立刻逮捕，送官究办。若发现义朝一族的踪迹，切勿让其通过。

由于是平家的武士和驿站的传令兵前来发布布告，所以战争的结果很快就揭晓了。百姓们仿佛事先商量好似的，为了怕和战败的残兵及乘胜追击的官军牵扯不清，到了二十八日的黄昏，无论驿站还是田野间的村落，没有一户不是紧闭门窗的，连灯光都不敢外泄。

“真是没办法！”

半晌，左马头义朝慨然发出一声长叹，他正是佐少爷的父亲。

他约莫三十七八岁，即使在一群人当中，那器宇轩昂的五官以及跨坐在名唤“黑桃花”的名马上飒爽的英姿，都使人一望即知他是群龙之首。他是散布各地的源氏一族之领袖，直到在“六条河原会战”战败为止，还拥有千余名士兵和家将。这批将士以“群龙不可一日无首”的忠心，誓死保卫着他。

但是等到京城沦陷之后，他的身旁只剩下三四十名随从，再加上目标过于显眼，有人因此中途辞别而去，有人被敌军追击，也有人因受重伤而脱队——结果，越过势多地区时，只剩下左马头义朝主从八骑。

如今义朝的身边只剩下十九岁的长子“恶源太”（即鲁莽的源家太郎之意）义平与十六岁的次子朝长。至于家臣们，则有金王丸、镰田兵卫正清、平贺义信。不久前还在身旁的三子，也就是今年十三岁的右兵卫佐赖朝，却不知何时失去了踪影。

——难道是被生擒了？

——莫非被埋在积雪之中？

家臣们虽然知道这位公子个性刚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才十三岁，个头也还小，更何况对义朝而言，他又是比长男义平及次男朝长更得宠的儿子，因此尽管人人心中都怀疑他是否已被千丈深雪所掩盖，但又不敢在尚未寻出下落之前继续前进，于是大家呆立原地，踌躇不前。

最后，义朝丢下一句：

“算了！我们继续前进吧！他既然是我的儿子，如果还活着的话，就会独自坚强地活下去！万一不幸身亡，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说完，他充满信心地重新握好“黑桃花”的缰绳，望着伊吹的山麓，开始策马向前。

——丢下他，继续前行！

对于义朝的话，大家都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他平常是个十分宠爱孩子的将军，尤其对佐少爷更是疼爱有加，

简直到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程度。就以这次的战争来说吧！他以初次上阵为理由，将传家之宝“源太产衣”盔甲与被称为“髯切”的二品太刀（长刀），传给年方十三的三男佐赖朝，而不传给长男或次男，对佐赖朝的宠爱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这个钟爱的儿子，义朝本该会疯狂地下令，要大家再掉回头去，甚至分头去找寻吧！

想不到，他却用一种比风雪更为冰冷的口吻说：

“丢下他，继续前进！”

然后，又一马当先扬长而去。家臣们望着他的背影，不禁眼眶发热。

其实要探究这位主君的心境并不难。

他是在六条河原战役中牺牲了许多家臣和士兵的败军之将，没有理由为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而制造出另一场纷乱。

况且，如今最令将军忧虑的，并不是佐赖朝的个人生死，而是该如何挽回源氏一族目前的颓势。充塞于他心中的，是强烈的责任感与彷徨无措的愁叹。

首先，暂且到位于西美浓海岸线的青墓驿站安身吧！驿站的管理者名叫大炊，他的女儿延寿是源义朝多年前的情人，两人还生下了一位名叫夜叉的女儿。若是前去投靠，他们父女必然会收留。

其次，命长子义平催促位于东山道的源氏军向上攻打，再命次子朝长沿着信州路而下，召集甲斐源氏，而他自己则召集坂东一带的族人，从东海道再度西行。然后兵分三路，一举攻向京都。

平氏父子清盛、重盛，以赶尽杀绝的方式，将这旅败军推到与风雪缠斗的凄惨路途。身为武门之将，源义朝感到再也没脸活下去了！

义朝被心中的千端万绪搅得思潮澎湃，因此整个人的形貌都迥异于平日，想必他已是欲哭无泪。

家臣们虽然都能体会他的心情，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只能默默地追随着“黑桃花”的马尾风纵与马蹄扬起的迷蒙细雪，低着头，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不久，其中一位家臣镰田兵卫正清忽然开口喊道：

“主公……主公！”

他呼唤着为首默默前行的义朝，然后说道：

“我虽然不了解主公的心意，然而正清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佐少爷不管。请你们先走一步，待我回去查访佐少爷的下落，再回来向您复命。”

“好！好！”

义朝在暴风雪中策转马头，用十分欣慰的声音说着，同时用力点点头。看来，在那冰冷的铠甲之下，依然沸腾着父子情深的滔滔热血。

这时，另一位家臣金王丸也若有所思地突然高喊：

“主公，我也在此告辞了！”

义朝兀自沉思着，于是金王丸再度恳求：

“请主公答应属下的请求。让我潜回京城，等确定了留在那儿的三位小少爷安危，我再随后前往我们向往已久的东国——”

看着那热切的眼神，义朝也不忍拒绝，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和剩下的四位家臣一起在皑皑的雪地中向前奔驰而去。

目送他们离去之后，镰田兵卫正清与金王丸二人立刻取道向西，一路上不停地呼唤着：

“少爷！”

“少爷，你在哪里？”

佐赖朝一直不见人影。他俩认为少爷也许是被积雪掩埋，要不然就是跌到田里，于是一路上向着雪地呼喊，迎着寒风号叫，对着田野高呼，大约沿路找了两三里。

“兵卫！”

“什么事？”

“很抱歉！我想把找佐少爷的差事交给你。这里是往森山驿站的岔路，我想快快赶往京城。”

才刚分道扬镳，正清却又对着即将远去的身影叫道：

“金王！金王！等一下！那座山后面有间小屋，也许是狩猎者的小木屋，我们先到那里看看——”

说完，兵卫正清一马当先，向前奔驰。到了小木屋一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就地掘成的土灶里还残留着几根仍在冒烟的柴火。他把旁边的干柴加进灶里，然后坐了下来。

“金王，你说要回京城，可在京城里，姑且不论那些想苟且偷生而向平家投降的窝囊废，要是你一个人公然打着源氏的旗号在京城露面的话，一定很快就会遭到毒手……难道你不了解那种危险吗？”

“我当然知道。事情才过了一两天，京城内大概余烬未熄，那些骄矜自傲的平家武士也许还在趾高气扬吧！所以，我会很小心地避开敌人的耳目，混进城去。”

“然后呢？”

“你是指混进城以后的事吗？”

“你这次的使命，还包括刺探敌方的军情吧？！”

“不，这个任务并非将军命令我去做的。正因为将军完全不动声色，而我却察觉他的心事，故而在途中一再请求他，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你真是用心良苦！我们源氏一门即使今日全部阵亡，留下来的血脉依然会延续下去。因为那些和我们血脉相连、惹人怜爱的族人和幼童，都还藏身在京城里。”

灶中的柴火熊熊地燃烧着。

两人的甲冑和太刀都发出灿烂的光芒，满身的雪也一滴滴地落下来，而两人的泪水却犹胜融化的雪水。

他们的主公源义朝育有数子，除了这次战争随侍在侧的几位少爷之外，还有三个离不开母亲怀抱的幼子住在别的公馆。

三个幼子的母亲是九条院女婢出身的常盘夫人，由于并非出身名门闺秀，故平常待人毫无骄矜之气，谦和有礼，但是她不常露面，即使在家族的盛典中也很少见其踪影。她住在一个极为隐秘的地方，犹如一朵被浓叶遮掩的红色山茶花。她和源义朝共同孕育的三子，就是今年七岁的今若、五岁的乙若和还在襁褓之中的牛若。

倦卧马背

他们不敢在木屋逗留太久，因为一旦添加太多柴火，习惯温暖，往后的路程反而会觉得更加艰难，而且也怕火光会引人注目。

不久，两人离开小木屋，策马奔驰，来到先前的岔路口。

“后会有期了！金王！”

“兵卫，保重！”

他们再次离情依依地呼唤着彼此的名字。

“祝你一路平安！常盘夫人及三位小少爷，就全部托付给你了！”

“我知道！”

金王坚定地回答之后，又说：

“你也不能太疏忽，请多多保重！希望你早日找到佐少爷，追上先行的将军，安然无恙地逃往美浓路。”

“那么，来日在东国再会！”

“再会！”

“再会！”

金丸单骑向西行。从十字路口折向东的兵卫正清看着左边的琵琶湖，四处寻找佐少爷的踪影。但是直到翌晨，右兵卫佐赖朝依然音讯杳然。

其实，赖朝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在何处和父兄及家臣失散的。

他用力张开被雪冻僵的眼皮，这才发现父亲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而且兄长及家臣们也不在身边。

“可能是我落后了吧！”

赖朝猛力鞭打坐骑。

由于他的惊惶，马儿也受到惊吓，突然卷起雪白的旋风，向前狂奔。

不过，由于一路狂奔，马儿很快就疲倦了，他也累了，累得忘了胆怯，忘了欲望，也忘了害怕。

只想睡觉。

他是个年方十三的少年武士，由于身上穿着源氏传家之宝——藏青色的“源太产衣”甲冑，腰间挂着“髯切”钢刀，胯下骑着威猛的棕色骏马，看起来气势非常逼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依然只有十三岁。

“真想睡一觉……”

拉住缰绳的手指早已冻僵麻木。如同皑皑的冰天雪地一般，赖朝的脑子也是一片空白——白！白！他摇摇晃晃地梦见一望无际的白色。

仔细想想，他今天一定有好几次都处于这样的状态。或许就是在神志不清之际才和父亲及家臣们失散的吧！在细雪纷飞中，只要相差了二三十米，就看不见彼此的身影；而且，只要慢了一步，前行者马蹄的痕迹立刻会被白雪掩盖而难以辨视。

——佐少爷！

——佐少爷！

耳边好像有人在频频呼唤自己！赖朝立刻睁开眼睛，面前是一片粉妆玉琢的雪景，好美啊！

他往前奔驰，却不见任何人影；停在原地，也没看到半个人，净是一片雪白。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原来，毫无人烟的世界竟然如此美丽！

赖朝不知不觉又在马背上打起盹来。

森山驿站附近的村落中，住着一位名叫源内兵卫直弘的凶恶浪人，也不知他原来是谁的家臣。

白天，六波罗的武士来到这里，召集了驿站附近村落的村长和传令兵，对他们作了以下的训示：

你们要是发现左马头一族或其他的源氏家人因饥饿而前来求粮，或因受箭伤而来求药，就先和颜悦色地请他们进入小屋休息，等到一安顿好，就马上告诉庄头，或者请传令兵和地保帮忙，把他们绑起来送官府究办。总之，别让他们跑了！如果私自窝藏逃犯，是会被斩首的。另外，如果你们杀死战败的残兵，只要有对方的首级作为证据，那更是你们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你们能否得到足够后半辈子享用的奖赏，就全看这个时候啦！

其时正是岁末年终、等待初春的日子，源内兵卫从秋天起就穷得只穿着一身布棉袄。他得知这个布告，立刻从流着鼻涕、长着头癣、病着或因吃不到奶而哭闹不休的孩子们和高声叫骂的妻子中间飞奔出来，叫道：

“我已经听到春天的脚步声了！”

说完，便开始砍伐树林的竹子。

他给削好的竹尖涂上油，然后从早上起就睁大眼睛到各处游荡。不过，他并没有听到春天的脚步声。

夜深了！在暴风雪暂停的当儿，略带青白幽光的月亮将天空照得通明。源内兵卫穿着雪鞋，像狗一般地慢吞吞从驿站的一端踱来。

——咔嚓！

他听到村舍的马厩里传出怪异的声响，两柄闪着寒芒的长刀随即从马匹后面露出来。

“……谁？是谁？”

双方都吓得缩成一团。

过了一会儿，才看清了彼此的脸。

“噢？你不是源内吗？”

从秣草中钻出来的两人也是附近村落的浪人，他们一看到今天的布告，就一反平日的怠惰，不畏寒冻、废寝忘食地守候，想发一笔横财。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找到好猎物了吗？”

“还早咧！”

“唉！只有雁子飞来飞去的，真讨厌！”

当三人互相发着牢骚望着斜斜地飞往湖畔方向的雁群时，一名骑着马的少年武士，正悄无声息地从他们的正后方走过。

驿路两旁都是快要与屋顶同高的雪堆，少年武士行经那些雪堆时，只有骑在马背的上半身隐约可见。

“咦？”

“嘘！”

长柄刀和竹枪紧贴着雪堆，在那人后面尾随着。

——奇怪！骑马的武士仿佛没事人似的。从他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战败武士那种提心吊胆的表情。

“那家伙在做什么？”

“哎呀！他好像在打瞌睡呢！”

三人反而踌躇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少年武士看起来就像一颗忽然坠落到凡间的星星，他们虽然不知道那是“源太产衣”和“髯切”所发出的灿烂光芒，不过，他们总觉得这名武士的装扮非比寻常。

就是他了！这是我们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春天的脚步声，悄悄地传到虫儿的耳中了。

——良机勿失！千万不可大意。

他们互相使个眼色，于是源内首先从雪堆后面一跃而出，冲了过去。

“站住！”

右兵卫佐赖朝惊讶地回过头来。

一个陌生男子正用竹枪对着自己，嘴里喊叫着。此外，还有两个拿着长柄刀的人，正目不转睛地瞪着自己。

乍看之下，似在远处。一不留神，又逐渐逼近。

赖朝连“干什么”都没问。

他并不觉得害怕，因为在战场上早已见惯沾满血迹的刀枪，而那些虚张声势的浪人，在他眼中只不过是妄想挡车的螳螂罢了。

“喂！你没有耳朵吗？”

“你以为从何处来，就能回到何处去？那是妄想！前面已经无路可逃了，你不下马来喝碗粥吧！”

赖朝依然默默地策马前行。

“喂，你还不快停下来？”

源内兵卫已经打定主意要擒获这个猎物，于是猛扑上去。赖朝紧紧地抱着马儿的颈项，马儿高高地立起来，发狂般地往后退。

竹枪的枪柄在雪地中不断打滑。源内兵卫以为刺到了对方，可是对方却没有反应，他急得丢掉手中的竹枪，抽出腰间的短刀，追赶着发狂地四处打转的马儿。

“喂！小子！”

看他高高抡起短刀，坐在马背上的赖朝这才开口喊了一声：

“无知鼠辈！”

接着拔出“髯切”刀，奋勇地朝源内兵卫的头部挥去。

野兽般的惨叫和眼前向上喷射的黑血令赖朝自己也吓了一跳。

他的睡意全消了。

“下来吧！”

又有人开口了，那个人单手拿着长柄刀，抓住马笼头不肯松手。

赖朝从马鞍上坐直起来，大喝一声：

“混账！”

随即挥刀越过马首，往下一砍，那人急忙闪开，不料还是被砍断一只手臂，痛得在地上打滚。

鲜血滴落在雪地上，迅即扩张成伞状，看起来状极恐怖。这时，最后一个人的长柄刀已经不敢再逼近了。

“你敢过来吗？”

赖朝大喝一声，然后用太刀的刀背拍着马股。

也许是因为看到了鲜血吧！那匹马突然变得十分剽悍，立刻卷起一股带雪的旋风，向前飞驰！

忽然，赖朝开始害怕起来了。

不知道父亲怎么样了？哥哥和家人是否安然无恙呢？

至于胯下的坐骑，明天势必得和它分手了，因为它在雪地中扭伤了脚。但是徒步的话，身上的甲冑委实太重了，而且也太引人注目，不如把传家之宝的太刀、盔甲和马匹一起抛弃，轻装而行。

到了二十八日晚上，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他的头因为睡眠不足而隐隐作痛，耳朵和脸颊摸起来竟不像是自己的，甚至连父亲和兄长的面容，他也几乎记不得了。奇怪的是，唯有战场的景象一直无法自他的脑

海中消失。

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一天从六条河原附近延烧到官邸的火焰及黑烟就历历在目，同时，疾如闪电的太刀挥落及“咻咻”的弓箭连响也在耳际缭绕不去。此外，好几次绊倒他的无头尸首和断胳膊、缺腿的尸体以及那种横尸遍野的惨状，也清晰地呈现眼前。

他不是害怕，他并不是害怕那般表面的感受。

“所谓的战争，就是这样吗？”

赖朝这么想着。那一夜，在江州浅井山中的村落里一间没有门扉的柴房屋檐下，他蜷缩于木柴和酱缸之间，带着那样的想法与回忆，沉沉地进入梦乡。

世间

天刚破晓，一名看似主人的男子到柴房取木柴起火，他突然面露惊惶，结结巴巴地叫道：

“太太！你过来看一下……快点，快点！”

他的妻子从厨房走出来，和丈夫一起伸长脖子往里面窥探，也一样吓得目瞪口呆。

睡在柴房的赖朝，根本不知道天色已亮，依然沉睡不醒。朝阳的光线，越过屋檐的冰柱，照在他的脸庞上。

那张形状稍长、两颊丰润的脸，仿佛白玉雕成的佛像般闪耀着动人的光辉，他发出轻微而无忧无虑的鼾声。

“他是谁家的小孩？……从何处来的？怎么会睡在这里？”

呆看了一会儿，屋主嘀咕着。这时，妻子凑近他耳边，似乎怕被人听见般地轻声低语：

“也许是败军的子息！”

屋主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默默地点点头，踮着脚尖走出柴房，和妻子共商大计。

“怎么办呢？”

“还是去告诉官差吧！”

“可是，他好可怜啊！”

“你怎么说这种话。昨天平家的武士已经来过好几次了，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藏匿着逃犯，那还得了……”

“不，他太可怜了！我们的朋友当中，也有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

这一户人家以制膏药为业，因此，孩子们和男工都在正房捣药和熬炼膏药。

“你做几个饭团，再加点儿味噌，送给那个孩子，叫他赶快走。你要记得告诉他山路的方向！”

看起来颇有慈悲心肠的男人，如此吩咐心肠较硬的妻子。

赖朝被他摇醒之后，不得不离开那里。

自出娘胎以来，赖朝还是第一次接受别人的食物，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小心翼翼地捧着食物，直到离开山区才吃。

浅井的北郡是座深山，他很自然地朝着日出的方向继续前行，在小平附近遇到一位尼姑。

“你要去哪里？”

“青墓。”

“那得翻过这座山！”

尼姑摇摇头。

就算能通过不破之关，可是在这种冰雪封冻的季节，要翻过这座山走到美浓，也是不可能的事。

“我看，你还是跟我到尼庵去吧！”

尼姑看出赖朝并非凡人之子，因此邀请赖朝到尼庵暂住，不过她什么也没有问。在这之后的一个多月，赖朝一直住在尼庵的阁楼中。

那里又暗又窄又冷。

赖朝守着麦秆和草席，一直静静地等待，等待尼姑告诉他可以离开的那天到来。在那段时间里，每天听到女尼朝暮诵念《法华经》，后来他几乎都能背诵了。

虽然他对经文的含义并不比以前更了解，可是只要在阁楼里听到诵经的声音，赖朝就觉得很快乐。

由于在经文里面，“世尊”与“释迦牟尼佛”曾经出现过无数次，于是在赖朝幼小的心灵里，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源氏一族之外，似乎还有一位名叫“世尊”的人。他深信那是位光明正大、博爱无私的人，只要心存善念，他一定会帮助自己的。

“我想你现在可以越过那座山了！”